

早报

1407

4/1/2015

zbovw@zpk.com.sg

周刊
zbw



人間溫情

病痛、貧窮，
叫孩子們失去童年。
有心人，
伸出雙手，付出心意，
給予孩子們新生，
贖回他們的童年。
孩子，最需要的是
人間溫情！

《專題故事》p6-10



蒂尔(右二)和丈夫叶明星(右一)后来居然生了自己的女儿。他们对领养的角色及艾萨克(左一及二)还是疼爱有加。

报道◎林方伟 摄影◎龙国雄

赎回童年

蒂尔设立“河童计划”，救助被贩卖的柬埔寨儿童，替孩子赎回他们应有的童年。

柬埔寨有些孩童白昼落地就变成物品，被卖为童工、妓女，幸运的，则成为别人家的小孩。新加坡媳妇蒂尔艾德蒙斯(Dale Edmonds)设立“河童计划”(Riverkids Project)帮助这些孩童和他们的家人，防止他们被贩卖，赎回孩子应有的童年。

2002年，原籍墨西哥的蒂尔艾德蒙斯与丈夫叶明星到柬埔寨领养孩子，没想到12年前的这段旅程却改变了她的一生，促使她创办了“河童”慈善计划，成为700多名柬埔寨儿童的“妈妈”。

蒂尔22岁时在本地和《海峡时报》记者叶明星结婚，历经几次流产，想为人父母的他们决定到柬埔寨领养小孩，并成功领养到母亲过世后被遗弃的一对姐弟——胡莉海伦(Helen)6岁，弟弟艾萨克(Isaac)1岁。然而到了当地，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海伦当时其实已经10岁，他们的母亲尚在人世，姐弟是被家里卖去当童工和卖给领养中介的，他们还

有两个妹妹也被卖了。蒂尔和丈夫找到姐弟的生母，但她已改嫁，孩子已无“家”可归。

蒂尔说：“海伦担心跟我们走后，其他两个妹妹的安危。于是在得到他们家人的同意后，我们办了手续，也收养他们。”24岁的蒂尔从膝下无子女，忽然变成了4个柬埔寨孩子的妈妈。

当了养父母后，蒂尔三年怀孕并生下女儿叶美，但夫妇仍视养子女为己出。今年23岁的海伦选择回去柬埔寨，并在那里的星巴克找到稳定的工作。19岁的胡莉(Nari)在外国语修西班牙语，18岁的艾萨克和16岁的罗杰(Roger)则在加坡读书。

这4名小孩有幸来到蒂尔的家，然而柬埔寨还有无数来自破碎和贫困家庭的小孩面临被贩卖当童工、童工，或卖给领养中介的厄运。心怀悲悯，又是行动派的蒂尔于是展开救助孩子的计划，刚开始只是以私人名义伸出援手，她说：“后来父亲也告诉我，既然要帮人就认认真真、专注地做好它，于是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在2005年设立了‘河童’这个非牟利机构。父亲在世时是我的第一位赞助人。”

“河童计划”今年踏入第十个年头，蒂尔不再当军作战。“河童”在柬埔寨和新加坡两地都没有分馆——

本地包括蒂尔在内有三名全职员工，柬埔寨则有27名，从各层照顾有需要的孩童及他们的家人，减低他们被贩卖的概率。“河童”为孩子提供住宿，将受虐孩童移到安全的收养家庭，也资助这些孩子上学，同时提供职业训练，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锁定贩卖孩童的家庭

“河童”帮助的不是穷苦家庭，而是极有可能贩卖孩童的家庭，而经济困境是促使父母贩卖孩子的一大原因。蒂尔说：“一个家，家徒四壁，但不幸的，唯一能变卖的可能就只有他们的小孩。”

这类家庭往往是高风险家庭，单亲、父母有烂赌问题、小孩曾被性侵，以及家有继父母。蒂尔处理过的家庭有两类，一类是父母也曾受创，另一类则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蒂尔说：“我们处理过一个家庭，四位女子都曾被贩卖，她们要不被家人施暴，要不被强暴。身心残破的女性要做个好妈妈是不可能的，当然被残害的女性也能做个好妈妈，不让同样悲剧发生在孩子身上。”

孩童被贩卖，幸运的被好人家收养，但绝大多数被卖到农场当苦力童工，或沦为妓女，落入童工贩卖者的魔掌中。这些小孩年纪小小就被性侵，

蒂尔说：“我们所帮助的孩子，在18岁前，有80%曾被性侵。男孩也不能幸免，当中有15%有同样遭遇。我们处理的个案中，有20%的家人从事性工作。”

2006年，蒂尔遇到一个家庭，儿子病入医院急需钱，家里就只有一艘渔船和一个女儿。卖掉了渔船，就会失去生计，全家就等着饿死。卖掉女儿，至少能治好儿子，有了钱再把女儿赎回。为了救活哥哥，做妹妹的自愿被卖。所幸“河童”为这家人付了300美元的医药费，虽然儿子最后仍不治身亡，但至少女儿不至于被卖为童工或妓女。“他并非一个残酷的父亲，只是迫不得已才做出卖掉孩子的决定。”

“河童计划”里有两个女生，书信得奖，其中一个天赋聪颖。“河童”希望能送她上大学。然而事与愿违，在家人的安排下，那名学生上的15岁女孩嫁给了一个年龄大她两倍的有钱老师。

蒂尔说：“另一个来自烂赌家庭的女生均都不愿嫁。我们安排她住在我们的宿舍，也替她找差遣，让她能帮养家用。她半工半读高中毕业，因为能讲一口流利英语找到稳定的销售工作。她现在20岁了，在外租屋自住，有稳定的收入。”> 文转p10



“河童计划”为孩子们提供学习与教育机会，也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亲亲我的宝贝

封面图片 ⊙ “河童计划”提供

去年有一部深深触动人心，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影叫《亲爱的》，讲述中国“拐卖儿童”的故事。孩子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如何迈开脚步，然而，并非每个孩子都从同一个起跑点开跑。

新年伊始，我们来关注儿童。孩子，是人之初，也是人类的希望。这个新年，有的孩子欢欣地穿上父母为他们准备的华服，有的孩子却赤脚踩在破碎家庭的荆棘路上，或被贩卖，过着颠沛流离的人生。然而，他们在逆境中所展现的顽强生命力与意志力，感动着一些善心人士，这些人义无反顾地为无助的孩子奉献心力，给予扶持。

孩子们的故事，叫人揪心、流泪、心疼，但你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正如，何美兰在北京设立“爱心蓝天”，为患先天性疾病的孤儿寻医，给予他们第二次的生命；聊城媳妇蒂尔艾德蒙斯设立“河童计划”，防止孩童被贩卖，赎回孩子的童年；还有，年轻美国夫妇刘易斯在北京及乌干达创办的“星星之家”，协助心脏病儿童求医，把心跳还给小孩。

世界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新年，与其感慨人生多艰苦，不如心动，行动，从帮助不幸的孩子开始。在他们的人生起跑点上给力，为这些天生折翼的小天使，插上—双新的翅膀，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跑得远，飞得高，人间方见温情与希望。 > p6-10



报道 ⊙ 林方伟 摄影 ⊙ 龙国雄

天使妈妈

何美兰在北京设立“爱心蓝天”，为患上先天性疾病的孤儿寻医，帮助他们重获新生。

故事从一个叫天宝的宝宝开始。2003年6月18日夏天，天宝出生后被遗弃在中国陕西一家孤儿院外。她的脐囊突出，肝脏与大肠暴露在外。这先天性腹壁发育畸形症状叫“翻胃虫症”（也称脐疝），每一万个宝宝中就有一人患上。孤儿院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把脐囊切开，却无法将她的皮肤缝合。束手无策之余，叫人把她送回孤儿院等上天把她接回去。

在这一年前，新加坡女子何美兰跟随在日本手机软件公司当总裁的第一任丈夫移居北京。当了半年富太后，她发现天天喝茶、逛名镇店、做头发的日子并不适合她。爱孩子似一直无法生育的她，开始到两毛上海太



本文取自《早报·杂志》1月号。ZbBz是一份高档时尚杂志，这份双语月刊由联合早报出版，可在Kinokuniya、MPH、Times Bookstore、Times Newslink购得。

文接p09

目前有400多名善心人资助“河童计划”，其中45%是新加坡人。蒂尔说“河童计划”经费匮乏，他们一个月需要4万5000美元的善款。她说：“我们被逼学会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我们希望能有至少1年的储备金，但我们的钱，目前只够用到下个月。”“河童计划”每月善款35%来自定期捐款，20%到30%来自慈善基金，幸好，“河童”有一批善心人不时替他们筹款，弥补资金的短缺。蒂尔特别感谢本地善心医生的医生、议员梁莉莉医生的女儿梁婉莹（Dr. Elaine Kim）义务举办慈善晚宴为“河童”筹款。“她捐出的是‘她自己’，动用人脉，贡献时间和心力，是‘河童计划’的幕后功臣。”

蒂尔九年来一直无私奉献。直到去年，才第一次提取象征性的500新元月薪。蒂尔和团队懂得让善款发挥最大用途。柬埔寨大学学费每年的3000



“河童”为孩子们提供住宿，将受虐孩童移到安全的收养家庭。

美元。这在穷苦人家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但因为善心人的捐助，他们在2014年的圣诞，已把“河童计划”的

五名青年送进大学。这些孩子在起跑点上已输给一世就衣食无忧的孩子，能上大学真是

事，能读完大学更是非常艰难的挑战。“河童”资助的一名青年，因为在大学面临来自学业和同学间的极大压力，跟不上进度而愤然辍学。蒂尔说：“他怕我们失望，不敢给我们看他的成绩。我们替他找了份兼职，加强他的心理建设，给予他更多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孩子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家人事业有成，住有地豪宅。我们学业名列前茅的孩子有的家里只有一条水管，晚上读书甚至没有电灯。他们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比别人都要坎坷。”

当孩子的资助人不只是金钱上的付出，“河童”希望资助人也能在精神上给予孩子支持，每月写信关心他们的生活与进展。蒂尔说：“一句关心的话，就能扶他们一把，让他们走得更远。”

●河童计划
www.riverkidsproject.org

报道◎黄向京 摄影◎龙国雄

照亮童心

刘蒂斯夫妇创办“晨星基金会”，帮助患病及遭遗弃儿童，得到很多善心人的支持，其中一位是本地名厨刘伟仁。

刘蒂斯（Bill Lewis）出生美国，4岁被领养。现年30几岁的他目前是一名建筑师，和医护人员琳赛（Lynsay Lewis）婚后，领养了两个女孩，现已10岁。日前住在俄勒冈州的刘蒂斯夫妇接受电邮访问时说，因为个人的亲身经历，因此特别关心孤儿及有需要的儿童。他们在2007年创办非牟利组织“晨星基金会”，在中国北京、非洲乌干达与印度成立“晨星之家”（Morning Star Family Home），受惠对象是那些面对死亡与遗弃风险的儿童。

九年前，中国一家孤儿院向在当地做义工的刘蒂斯夫妇寻求支援，他们觉得有必要设立一个永续工程，允许当地社区参与，自力自助，而不是引入很多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NGO）或非牟利组织。

通过政府孤儿院或社会福利机构，那些患上严重心脏病，无药可治的儿童来到“晨星之家”求助。刘蒂斯说：“这些儿童因病而被遗弃，我们相信，我们能帮助减少世界孤儿的人数。”

刘蒂斯夫妇说，病情严重的儿童是首要考量，而不是手术结果，或预期寿命。中心先解决儿童的营养不足，缺乏关爱等问题，一旦状况稳定，就会送去医院确诊及安排动手术。手术后，孩童回到“晨星”，由社会福利机构决定送回原家或安排领养。

五年前，比尔与一群人到乌干达造访，在参观朋友的孤儿院时，令他十分震惊。他发现当地没有任何组织关注患上心脏病的儿童，虽然“晨星



刘伟仁把过去三年的个人额外收入全部捐献给“晨星基金会”。

基金会”有经验也有资源，他决定将服务范围扩大至乌干达。

“晨星之家”每名孩童每月的费用800美元，主要是因为病童儿童的医药费用庞大。在中国，心脏手术费用

每人约需1万8000美元，甚至超过2万美元。乌干达的手术费用每人要1万美元，这包括儿童与看护者到印度动手术的费用。

从2009年至今，“晨星之家”的

有80名儿童接受了手术。

对刘蒂斯夫妇来说，资金不足是一大难题。由当地志工与员工组成的团队，日常运作经费匮乏。不过，夫妇俩透露，北京的手术费已由新加坡一名匿名人士扛下，北京的一群志工也经常探访医院里的孩童。不过，他们仍欢迎愿意提供医疗、科技与翻译服务的志工，尤其是到乌干达的医疗团队及能做手术的医生。

刘伟仁（右一）拜访“晨星基金会”创办人刘蒂斯夫妇及他们的女儿。

本地名厨捐助

刘蒂斯夫妇全心全意的付出，感动了本地Wild Rocket餐饮名厨刘伟仁（42岁）。他叙述两年多前在北京好友引荐下，到北京“晨星之家”参观，二度哽咽。“这些孩子的父母因为没钱，抛弃了他们。新加坡孩童是多么幸福，而‘晨星’的孩子只希望能活下来。”

刘伟仁记得有一名5岁的聋哑无臂女孩，手术后留在“晨星”许久，最后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中心负责人很舍不得。

也是名厨的刘伟仁将过去三年的个人额外收入（15万元）全部捐献给“晨星基金会”。那是餐馆营收之外，他上电视、打广告、当代言人等的收入。他说，那些钱只够救助六个小孩，尽管有些孩子只有两成希望，但“晨星”并不放弃，因为“生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去年，刘伟仁带妈妈参观北京“晨星”，他妈妈也很感动，捐出年底出国度假的费用，并经常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刘伟仁鼓励亲戚朋友做善事，捐出圣诞礼物、奶粉等。被北京孩童称为“刘叔叔”的刘伟仁由衷而言：“金钱如果用来做善事，贡献社会，那么，金钱的确能买来开心、一家人的开心。”

●晨星之家
www.morningstarproject.org